

黑龙江大学博士文库

赵海峰/著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Approach to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pproach to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pproach to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博士文库

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赵海峰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赵海峰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07-05893-4

I. 阿... II. 赵... III. 阿多诺, T. W. (1903~1969)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625 号

责任编辑:王 爽
封面设计:李 梅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赵海峰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7.5
字 数 165 000
印 数 1 - 1 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893-4/B·189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摘 要

阿多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深层的哲学基础,对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进行了理论上的奠基和哲学上的扩展。本文追溯了“否定的辩证法”的起源,论述了阿多诺思想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清理了阿多诺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哲学、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现代西方哲学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立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的以主体的实践为基础的批判否定的辩证法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19~20世纪发生的哲学范式的转型结合起来,他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的批判性与开放性。阿多诺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阿多诺身上固然有着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的思想也并非全部正确,但他毕竟以一种独特的富于活力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的精神,即批判否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思想对于我们,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辩证法 否定 非同一性 马克思主义

前 言

阿多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代表人物。

凡是阅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无疑都会留下极为鲜明和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的语言的晦涩和独到,以致于所有的英译者中,只有一个人在译完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后又译了第二本;其次是他的思想内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他的思考横跨了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诸多学术门类。就哲学本身来讲,他不但深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几乎每个当代的哲学流派,在他的著作里都有提及,要深入理解他的思想,必须清楚上面提到的各学科及流派。所以,研究他的思想是一个很费力气的工作,他的深刻思想、晦涩的语言和复杂的程度都是无与伦比的。

阿多诺思想的重要程度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数一数二的。如果把 20 世纪德语思想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一个划分的话,阿多诺属于第二代。他的上一代是卢卡奇和科尔施。他的下一代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正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卢卡奇是新马克思主义的开山祖,到了阿多诺这里,理论的面貌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哈贝马斯则是阿多诺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转折。这三个人正好标志着 20 世纪德语国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阶段。阿多诺是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学派的批判理论及其表现——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心理机制与性格结构批判等等——都能在阿多诺的思想中找

到根源。

阿多诺更是 20 世纪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见证人物和代表。这个世纪的哲学(严格来讲,这次哲学转型开始于 19 世纪中叶)与以往哲学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有着更多的贴近生活和实践的特性,也有着更多的分化、多元和令人无所适从的特性。可以说,20 世纪的哲学之思分明是“在路上”的,它缺乏过去哲学的乌托邦和独断论的色彩。这些特色就体现在阿多诺的哲学中。马克思开创的实践哲学和现在还有着重大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正是 19~20 世纪哲学转型的两个重要的表现,这两种思潮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目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基本在三个方向上:第一个方向是依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尤其是传统注意不多的早期和晚期思想,重新构筑哲学体系,如前些年讨论得比较激烈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设想;第二个方向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和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结合起来,从新的角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人的哲学等等,都是从前的马克思主义不甚关注、而又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逻辑的联系、在当代有着重要实践意义的发展方向;第三个方向就是结合日益发展的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回应它们的深层理论要求,发展和建构各种部门哲学,如法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上述这些研究方向都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演变状况的消理解。换言之,如果对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变化不理解,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受到限制。

目前,我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变化没有太深入的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旧的

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研究角度、深度、层次等方面的局限。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其长处。虽然国外研究者的立场不一,有反马克思主义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普通的研究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许有偏见、误解和故意的歪曲和敌视,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在材料上、方法上、研究的规范程度上,都对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借鉴作用。只要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是盲目迷信或是绝对贬斥,而是从纯粹学理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学术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水平是可以提高的。无论是对待当代西方和海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国内对阿多诺研究的现状和对策大致如此。本研究不过是笔者在这个方向上所尝试的第一步,对于一个刚刚踏入学术研究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学术水平持续地提高,使这样一个有着多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快些,取得更多的成绩,在更大程度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倘能如此,笔者的微薄之力就不是白费的。

向马克思和阿多诺致意!我正在加入你们的伟大事业之中。

目 录

中文摘要	(1)
前 言	(1)
第一章 否定的辩证法的渊源	(1)
第一节 对辩证法的历史考察	(2)
第二节 作为辩证法核心范畴的否定	(13)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兴起	(31)
第一节 现代哲学主题的演变	(3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与“异端”	(54)
第三节 批判理论的特征	(61)
第三章 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	(75)
第一节 非同一性	(76)
第二节 彻底否定	(94)
第三节 作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概念	(106)
第四章 批判的实例	(113)
第一节 康德:自由的悖论	(113)
第二节 黑格尔:世界精神与自然历史	(120)
第三节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127)
第四节 对胡塞尔的批判	(134)
第五节 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145)
第五章 批判的星座	(155)

第一节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	(155)
第二节	阿多诺与马尔库塞	(161)
第三节	阿多诺与哈贝马斯	(179)
第六章	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179)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性	(179)
第二节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188)
第三节	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193)
第七章	阿多诺的意义	(204)
第一节	阿多诺的历史定位	(204)
第二节	阿多诺的局限	(213)
第三节	阿多诺的意义	(218)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2)

第一章 否定的辩证法的渊源

“否定的辩证法”不仅是指称阿多诺哲学的专有名词,也可以用来指称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1]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特点确定为否定性的,这个否定性正是推动与创造的来源。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精神也是和“否定性”分不开的。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渊源。阿多诺的哲学,本质上没有离开由马克思开创的实践哲学的基本语境,虽然他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还有着相当的距离。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是阿多诺哲学的重要源头。理解阿多诺的哲学,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理解马克思以前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尤其要理解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阿多诺的哲学同样分享着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他的哲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阿多诺的思想显得多么“离经叛道”,我们仍旧可以辨认出其中包含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精神血脉。

梳理“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渊源是本章的任务。作为对阿多诺哲学的“前史”的辨析与指认,笔者着力考察贯穿在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一以贯之的活的辩证法的精神。马克思所重视的否定精神内在地体现在辩证法之中,成为辩证法的内在

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回头观照整个辩证法史,对辩证法史的叙述和讨论就成为对辩证法的批判性考察,在批判之中,辩证法的全貌和整个精神就会展现出来。

第一节 对辩证法的历史考察

辩证法这个词的历史几乎和整个西方哲学史一样古老,清理起来显得非常困难。笔者认为,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的定义和用法有很多种,这些定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结,互相缠绕着的。它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含义:第一,目的论;第二,宇宙论和本体论;第三,认识论。这三种含义有着共通性和一致性,尤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最为明显。这三重含义之间也有侧重点的不同,以下分别论述。

一、目的论辩证法

最明显地用目的论来解释辩证法的起源的哲学家是科拉柯夫斯基。他认为,人从自己的生存状态、生存境遇出发,首先面对的是偶然性的问题,即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偶然的、有限的。然后,人就产生了超越自身偶然性、有限性,达到完满性的渴望。早期的哲学家,如普罗提诺,认为人的本质在他的经验的、偶然的生命之外,属于永恒的,作为绝对实体的“太一”。人的现实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是原初的绝对无限的“太一”下降的结果。人的目的是要克服自身的偶然性和有限性,复归于“太一”。这就形成了一个三段落:原初完满状态——下降为现实世界——向完满状态的复归。这恰恰是否定之否定的最初原型。科拉柯夫斯基指出,辩证法就来源于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形式的目的论思想。他在《马

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了从普罗提诺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科拉柯夫斯基此说的合理性在于,他明确指出了辩证法的目的论含义,并用目的论的辩证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内在地隐藏着目的论的成分,但这种目的论不是神学目的论,而是实践目的论。这种实践目的论与西方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层的一致性,其深层根据是人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的分裂,即理想与现实,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分裂。人的有限本性即人的受动性、局限性。它既包括人的生物性,也包括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不但每个个体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是有限的,而且任何一代人,任何一个在特定时空内的集体,无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他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也都是有限的。人的无限性表现在,人永远具有超越和扬弃自身局限性的要求和可能性,总是向往着一个无限完善的乌托邦。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推动着人类实践向前发展,这种矛盾永无终止,是人类精神的根本矛盾。这就是目的论辩证法的深刻来源。

目的论辩证法在基督教哲学中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这就是“原罪——赎罪说”。这一目的论的核心,就是人的完善化,人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就是与神合一。这一目的论尺度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学说中就已显出端倪。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分为两个环节,一个是潜能,一个是现实。潜能代表着事物运动的原因,是潜在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能动性,它的实现就是所谓的“隐德来希”。现实既指潜能的实现过程,也指潜能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样,目的概念就不仅仅是静止的目标,而更是目的本身实现的过程。这种目的论尺度经过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融入基督教

哲学之中。但这种目的论的辩证法并非为基督教所独有,而是在近代哲学中一直得到发展,并改头换面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首先复活辩证法的三段式形式的是费希特。他的辩证法已经抛弃了创世说和宇宙论的外衣,改换为先验唯心主义的绝对知识学说。这个学说的出发点和第一范畴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或伊甸园,而是绝对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首先设定自身,其次设定非我(这里的次序只具逻辑上的意义,而没有时间上的意义)。被设定的自我与非我都是有限的,自我受非我的限制,非我又受自我的限制,非我在自我之中被设定,自我也在非我之中被设定。二者的矛盾需要一个更高的统一,在正题与反题之上必有一个合题:自我在自我之中对设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以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费希特认为:“任何时候只要还有什么对立的东西,它就必须被结合起来,直至出现绝对的统一为止。”^[2]合题就是最后的“绝对的统一”的一个模板。费希特认为理性就是通过这种正反合的系列过程达到绝对。虽然他的目的论辩证法是主观化的,但费希特还是把它看作先验的和客观的。

谢林不满费希特的目的论辩证法的主观倾向,着手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变为客观唯心论。谢林认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只是主观的,否定自然的,而他心目中的绝对自我是客观的、统摄自然的。谢林试图使自己的哲学超越和涵盖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他用“绝对同一性”这一概念来达成这一目的。在谢林的目的论体系里,绝对同一性产生无意识的理智,经过一系列发展,达到自我意识,再经一系列发展,又达到绝对同一性。在这个体系中,自然界是合目的性的,人类的自我意识也是合目的性的,人类历史的目的就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这种统一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目的论辩证法预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出现。

黑格尔辩证法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庞大而严整的“正反合”三段式体系。正如科拉柯夫斯基所说,辩证法是“意识通过不断的自我分化,克服它自身的偶然性和有限性的历史过程。”^[3]绝对精神从“纯存在”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否定之否定,达到自身的丰富和完善,达到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最终统一。黑格尔的目的论辩证法在更深刻和更丰富的程度上复现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黑格尔认为,由“纯有”这个最初范畴到绝对精神在最高层次的复归,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纯有”作为一个“种子”,其中隐含着后来一切范畴的萌芽,潜伏着发展的内在能动性,发展的最终目的,也隐含在最初的“种子”之中。^[4]

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走到了终点。因为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而绝对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歪曲形态。一系列正反合的三段式以及他的目的论本身,不过是虚幻的设定或猜测。马克思的辩证法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原为人类实践,是辩证法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使辩证法彻底地摆脱了唯心主义和神学目的论,成为唯物主义的人类实践的辩证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吸收了目的论的成分。它把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实践的终极目的。这一终极目的,涵盖了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的最终统一。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是内在于人类实践的根本动力。它标志着人类活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特性:前者是自由的,后者是必然的。人类的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此岸性,即具体的人的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彼岸性,即作为终极意义的整体的人类实践,亦即作为目的本身,它是无限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它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人类实践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既是精

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深刻的基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实践又不断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由外在于人的自然成为属人的自然。在人类实践中,精神的外化、客观化与自然界的人化是同一个过程。这样,旧的目的论中的合理成分便被批判地吸收到唯物辩证法之中。

马克思以前的目的论辩证法,大多与基督教的正反合三段式有关,但不能把二者僵硬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任何一种目的论辩证法都固定不变地采用正反合的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没有僵硬地采取这一形式。

时常有人歪曲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把它和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进行不恰当的比附。例如,杜林就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作是基督教原罪赎罪学说的简单重复,从而遭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但这一思想已经消除了旧的辩证法中包含的神学的、抽象的、猜测的和臆想的成分,成为实践辩证法的重要规律。

二、宇宙论和本体论辩证法

辩证法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含义在哲学史上出现得最早,也最为人所熟悉,在这种含义上,辩证法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规律。这种含义的最早表述者是赫拉克利特。他的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一切皆变、一切皆流。宇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变动不居的过程。第二,普遍的运动变化内部具有内在的规律,即“逻各斯”。第三,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和统一是最重要的规律之一。赫拉克利特的这些思想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其他民族所共有。比如在老子的思想中也能找到这些因素。正如邓晓芒所说:“尽管在黑格尔的时代,‘一切皆变’是一个极其大

胆的思想,……但在古代人心目中,这却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它在各民族最早期思想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生动的表述。”^[5]

从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辩证法作为宇宙的一般规律,既有变动不居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宇宙的总体来看,内在的规律是不变的、稳定的,而外在的现象则是变动不居的。就某一具体事物来看,它在一定的限度(分寸)之内是不变的,超出了这个限度就是变化的。而且,表面上不变的东西会发生变化,是由于其内部存在着一种导致变化的原因,即事物自己运动的能动性。在运动变化中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这些,也就是朴素辩证法的大致内涵。但在后来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作为宇宙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具有普遍规律意义的辩证法,其含义不断深化。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作为宇宙发展的总规律,就等同于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一个庞大的概念范畴体系,每个概念或范畴都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环节。这个庞大的概念网络有着严密的形式和内容上的联系,主要体现为后人总结的三大规律: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在黑格尔那里,这些规律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这些规律不是静止的知识,而是绝对精神的活动的表现。绝对精神有自我活动、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能力,它活动的诸阶段就体现为各个范畴和概念。邓晓芒认为,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内在活动称之为“努斯”精神,强调精神的内在能动性,以“否定”为核心思想,这种精神是生存论的、历史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最核心内容。而绝对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体现了“逻各斯精神”,强调用概念和范畴来把握事物,这种精神是语言论的、逻辑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外在

形式。黑格尔试图融合这两种精神,所以,他一方面使固定不变的概念、范畴具有了流动性,互相之间构成动态联系的网络,另一方面,活跃的精神也同时被用语言或逻辑规定下来。^[6]这两种精神描绘了人类精神的丰富内涵,共同建立起精神的大厦。这个辩证法体系试图涵盖自然、社会、思维,尤其是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试图描绘世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宏观图景。但是,由于这个规律体系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猜测,它不是依据人类实践对现实的考察得到的,而是用精神去剪裁和吞并现实,所以,他的这些意图终告失败。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必须扬弃自身的神秘的东西,变为现实世界的真实的规律,成为它本来应该是的东西。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作为规律的辩证法占有重要的地位。按辩证法的主体分,可以把它分为自然的辩证法和人类实践的辩证法。在终极意义上,两者是一致的,因为人类实践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进行的,服从自然的必然性,又改变着自然的面貌。二者是不能绝对地、严格地区分开来的,它们的不同,基本只是论述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不同。自然的辩证法着眼点在于辩证法的普适性特征,就范围来讲当然涵盖人类实践的辩证法,它作为人类实践所立足于其上的深刻基础而存在,具有客观性的特征。而人类实践的辩证法是人对自身实践活动的自我观照,不但具有客观性的特征,也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即它同时作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特征。作为人类的自我活动和自我意识,它又有高于纯客观的辩证法的一面。

人类实践的辩证法涵盖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就实践本身而言,人类的实践由原始社会的自在自发的方式直到私有制社会异化受动的实践方式,最终达到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全面发